

# 奇怪的M+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在申請立法會撥款時，西九文化區說明M+是一個以香港為本位的視覺文化博物館，裏面包括四個範疇：設計、流行文化、電視電影以及水墨。這個定位是經過專家們反覆討論而衍生出來的。立法會撥款通過後，特區政府組建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M+小組成立以後，聘請了北歐人Lars Nittve當行政總監，慢慢地把原先以香港文化定位，改變成為所謂國際定位，之後還引入瑞士收藏家希克的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藝術購藏。這無疑改變了M+本來以香港視覺文化定位，漸漸變相成為了一個西方當代藝術收藏的「藝術館」。這樣的定位和模式看似與英國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一樣，連建築師也都是瑞士人。

「香港」這兩個字抹去之後，正好反映了目前M+的購藏，香港部分只佔百分之三，其他百分之九十七都和香港無關。其中，它們購藏的方向，尤其是如何購藏，其實一直存有很多疑案。比如，用一千多萬購藏一個七十年代用夾板做成的東京壽司吧，就是其中一個特別的例子。為什麼M+由香港視覺文化館，變成了一個西方主導的國際當代藝術館？西九文化區本來的功能是引進更先進、透明度更

高、業界更多參與的一個香港文化體制，協助香港推動文創產業。但是，成功獲立法會撥款之後，西九文化區慢慢變成一個黑箱運作、由非文化專業人士主導的一個私人機構。M+後來還成為了一間博物館公司和一間購藏公司，這兩間公司下轄擁有兩個不同的董事局及員工，開設這麼多的獨立體系到底有何意義？它們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整體管治是否相輔相成，還是「無王管」？而立法會同意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

在我看來，M+目前基本上可以說不是為香港藝術家和香港文創產業而設的，它整個體系設計就像是一個西方殖民時期的文化產物。其實一個文博機構定位「國際化」不是問題，但至少首先保證本土特色和提升本地人才發揮作用。若果文化機構和藝術活動，單純找外國人主管，這樣所謂國際化是膚淺的，並無裨益。我十分期待M+的開幕，親睹裏面的購藏到底有什麼香港特色。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網上看看希克藏品有什麼，可能大概明白我上述所講的本應以香港視覺文化為主的博物館，竟然變成一個瑞士收藏家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有關當局是不是需要交代一下，立法會議員也盡快具體跟進呢？



如是我見 阿薯

香港疫苗接種計劃開始快一個月後，港府終於放寬了疫苗接種的優先群組，「三字頭」青壯年也可以預約接種，對於很多人來說，總算盼到能參與「護己護人，齊打疫苗」的行列。我所認識的不少朋友中，有幾位年輕人在三月初就陪同家中長者去接種，早早打了疫苗。看他們分享接種心得——「沒什麼感覺」、「一切安好」，就覺得疫苗接種是一件尋常事，和以前接種過的肝炎、流感、HPV等疫苗沒什麼兩樣。但看看某幾間港媒聳人聽聞的報道，頓時又覺惴惴不安。接種，還是不接種？腦海中出現這個問題，便是有了「疫苗猶豫」。

克服「疫苗猶豫」，需要相信科學。翻看疫苗廠商提供的數據，以及本港疫苗臨床事件專家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不難發現，目前在香港出現的疫苗接種後「嚴重異常」個案，特別是死亡個案，初步顯示與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 打消「疫苗猶豫」

七宗接種科興疫苗後死亡個案，多數涉及心血管病，有些是生前已經確診的長期病患，包括冠心病、糖尿病等，唯獨有一位備受關注的七十一歲死者，雖過往無大病歷史，但解剖後發現他患有嚴重冠心病，引致肺水腫後死亡。

也許有人會問，如何判斷這些病的發作不是由疫苗引起的呢？我最初看了媒體報道後也有這個疑問，隨即便諮詢了幾位包括本港及在美國執業或做研究的醫學專家，得到的答案都相類似：為罕見不良反應個案找原因是非常困難的，目前最常見的做法是排除法，如果能找到其他原因，比如心血管病等，那就有可能很快排除疫苗問題。但如果不能這麼排除，個案與疫苗的關係要確認會非常困難，因為直接證據很難找。

事實上，六十歲以上人群，若患有心血管疾病，本身就有猝死的可能。根據香港醫管局資料，因心肌梗塞入院的個案在二〇二〇年達到七千三百宗，而在二〇一九年，每日因心臟病死亡的平均人數為十六點七人。因此，正如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龍茂提到的，兩件事很接

近的發生，未必存在A引起B的因果關係，應該冷靜、科學地分析相關個案，「媒體上說有人打疫苗死亡，卻沒詳細說明究竟是接種後立刻死亡，還是兩日後正巧心臟病發死亡，這些新聞，媒體應該公正地報道。」

誠然，在香港有些媒體總抱着「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情去報道新聞，接種疫苗出現死亡個案後，立刻鋪天蓋地渲染，全然不顧醫學專家分析及客觀研究數據，彷彿這媒體的記者編輯就是「醫學權威」。面對新冠肺炎這一世紀疫症，全球各地苦戰一年後，終於有了切實可行的防疫手段——疫苗，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爭相搶購積極打疫苗的時候，面對健身群組爆發引致疫情反覆的香港，卻有人煽動「停打疫苗」，當真荒誕離奇。

當務之急，港府應該盡可能公開、透明地呈現疫苗相關數據及接種注意事項，打消市民的「疫苗猶豫」，令更多人參與疫苗接種，才有可能盡早實現「群體免疫」，從而令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活恢復正常，令兩地通關得以實現。疫苗接種，你打咗未？

# 華語電影是奧斯卡哪一塊拼圖



自由談 賴秀俞

《少年的你》獲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提名，這一消息讓華語電影圈沸騰。與此同時，它也讓一眾青春類型片愛好者感到困惑。

這種困惑緣何而來？一個顯著的因素是，在很多人心中，奧斯卡對華語電影的選片「喜好」，還是中國古裝武俠大片。這雖然是一種「過時」的偏見，但這個「刻板印象」其來有自。上一部獲奧斯卡提名的華語電影，是十八年前，張藝謀的《英雄》。那是一個盛產中國古裝大片的時代。十八年間，華語電影無緣奧斯卡。於是這個對古代中國印象式、美學化的趣味，成為許多人心中對奧斯卡的想像。那麼，這一次，一部聚焦於中國當代社會中青少年世界的影片，何以獲得奧斯卡的「青睞」？

到底十八年過去了，這個世界的年輕人已經換了幾代人，世界電影格局早已發生了大幅變革。這些年來，華語電影的轉變與中國經濟的崛起密切相關。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與第五代導演所身處的環境相比，其變化之大，可謂「換了一個天地」。且不論全國各地影院的銀幕數量的增長屢突飛猛進，國家統計局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經濟社會發展報告中指出，全國共擁有屏幕達六萬以上，躍居世界第一。而且，內地的電影票房屢創新高，二〇二〇年，中國電影票房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票倉。更重要的是，隨着電影工業的成熟，華語電影的題材與內容已經往更廣、更深的領域邁進，在產業結構上獲得了發展上的自主性。第五代導演的「衝奧」往事，已經成為歷史。

華語電影隨着國際形勢的轉變、國家實力的躍升，成為一片熱氣騰騰、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沃土。與今天中國電影在市場和藝術上展現的自足與自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曾經，華語電影如此迫切地渴望得到奧斯卡的認可。顯然，這反映了一種自信的欠缺。自從李安的《臥虎藏龍》獲獎後，所有人破譯了抵達奧斯卡所熱愛的「中國圖像」的「通關密碼」，於是大批古裝大片應運而生。只是，那個充滿詩意的古代中國不僅不是中國的現實，也並非一種理想化的烏托邦想像，它的美學程式相當「扭曲」。新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一切都在「嗷嗷待哺」，並沒有吟



由香港導演曾國祥執導，易烜千璽和周冬雨主演的《少年的你》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最後五強。

詩弄月的閒情雅緻。那時的中國人嚮往的社會，不是回到高山流水的前現代時空，而是飛速邁進「互聯網」的賽道尋求電子「桃源」。當然，這個「桃源」並非無欲無求、寧靜致遠，而是一個充滿競爭、傾軋與欲望的未來空間。因此，那些多多少少為「衝奧」而生，抑或是接受了特定時期一整套中國「衝奧」美學的古裝大片，就像一個看似「天然去雕飾」的年輕生命體，內部卻裝着一個「老靈魂」。那些白衣飄飄的武俠奇觀所傳遞的是一種欲望，既是得獎的欲望，還是與世界接軌的欲望，更是獲得文化自信的欲望。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在多年來的「衝奧」征途中，華語電影已經「浴火重生」。並且，循着這條脈絡觀照歷史與現實的斷裂之處，我們會發現，變革在更大的範圍內發生。在工業水準、資源分配、文化取向等方面，荷里活不再是當年的荷里活，連奧斯卡都將「最佳外語電影」（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更名為「最佳國際電影」（Best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兩字之差背後，「美國中心主義」乃至「英語世界中心主義」似乎被掃蕩一空？這顯然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是一個顯著的信號：奧斯卡的轉型之路，朝向「國際化」而非「中心化」的方向。這意味着奧斯卡在國際電影市場上正從「主動」邁向「被動」的內在趨勢。去年《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以及其他國際獎項上獲得的認可即是此一趨勢的明證。我們在論證其成功時，總是試圖從其自身尋找邁向奧斯卡的秘訣，一種常見的論

調是：獲獎證明了它對荷里活電影工業程式的成熟模仿。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難道只有《上流寄生族》需要奧斯卡？奧斯卡就不需要《上流寄生族》嗎？對近年來以「政治正確」作為「招牌」的奧斯卡而言，《上流寄生族》所代表的東亞當代社會的階級敘事意味着一面耀眼而有效的旗幟。奧斯卡建構的版圖上，需要一塊來自東亞的、異質的拼圖——這側面也說明了奧斯卡在區域意識上對「邊緣」的關注，這也構成其「政治正確」敘事的重要一環。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少年的你》何以獲奧斯卡提名的問題時，或許可以換一個問法：不再是奧斯卡為何選擇《少年的你》，而是奧斯卡為何需要《少年的你》？

更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雖然片方在宣傳上一再強調，這是一部反映校園暴力的現實題材電影。但是，我們無法忽視的是，這部電影遍布殘酷青春類型的敘事程式，毫無疑問，它在內地所獲得的口碑上的成功，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類敘事程式歷久彌新的有效性。不過，值得思考的是，作為青春類型的《少年的你》並不會入圍奧斯卡關注的隊列，其目標所聚焦之處，乃是當代東亞社會的校園暴力。那麼，在青春類型敘事與社會問題敘事兩相交錯的位置，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奧斯卡「政治正確」版圖上的那一塊拼圖？這是否暴露出奧斯卡相當本質化的題材決定論？這些未盡的思考恐怕都要留待未來。至少，我們在這一次華語電影的「衝奧」現狀內外，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新的「遊戲規則」正在錯綜複雜的「洞見」與「不見」中生產、協商和上演。

# 共浴與社交



閒話煙雨 白頭翁

羅馬帝國縱橫世界近千年，至少有四五百年是「橫行霸道」。羅馬帝國好大喜功。每征服一處，就留有數處標誌，從神廟到凱旋門，從功德碑到大劇院……比如埃及達夫魯斯劇院，是二千五百年前修建的大劇場，竟能容納一萬三千多人同時就座，是一個超豪華的露天大劇場，每排有石座位二百六十個，一共有五十二排，採用螺旋階梯，無論觀眾坐在哪個角落，都能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表演，讓人嘖嘖稱奇。

三千多年前，據說羅馬帝國的遠征大軍打了勝仗其中一個重要的慶祝就是全軍痛快淋漓地洗浴，因此羅馬軍隊每到一地都要修建大型公共浴場。軍民同慶，軍民同洗，上至軍官貴族統治者，下至普通市民百姓，都經常去公共浴場洗浴，彷彿在公共浴場內，人人平等。有研究古羅馬社會的專家認為，羅馬人十分注重身體潔淨，對洗浴有一種近乎痴迷甚至病態的追求。

很多羅馬人甚至把公共浴場當成是社交的場所；在他們眼中，公共浴場幾乎等同於大劇院、大廣場。當時羅馬擁有十幾座大型公共浴場，有的奢侈豪華到如同藝術殿堂，公共浴場中幾乎應有盡有，它們已經是羅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愛江山，更愛洗浴」，超大的公共浴場竟然能夠讓千餘人同時大洗，真讓人震撼，自羅馬以後，再無人能領略在一個澡堂內千餘人共洗共浴，「此景只有羅馬有」。

公共浴場是羅馬帝國獨

特的一道風景線，也彰顯了羅馬帝國時期的文明程度。如卡拉卡拉浴場、戴克里先浴場、君士坦丁浴場等等，據《世界文明史》記載，到公元前三十三年，古羅馬共有一百七十座大型公共浴場，到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已建成公共浴場八百五十六個，還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個游泳池。一些著名的大型公共浴場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無論大雪紛飛，無論暴雨傾盆，照洗照浴；何論晝夜？夜照如晝，更顯風采，更有趣味。很多人專洗夜場，專洗風場、雨場、雪場。羅馬帝國的大型公共浴場如雨後春筍。浴場文化在羅馬文化中獨樹一幟。

羅馬建築師的聰明才智可能都集中到公共浴場上了，建築是典型的羅馬風格，他們把溫泉的水引過來，浴場完全採用石頭建築，這也是它們能殘存至今的原因之一。以著名的圖拉真大浴場為例，其主體建築為長方形，完全對稱；池中的水溫不同，是由水池的大理石顏色決定；熱水池、溫水池、冷水池皆相對而設，既有進水口，亦留有出水口；進水口在上，出水口在下，高高的進水口甚至能形成小小的瀑布，估計也是當時羅馬人洗浴的「熱點」，羅馬設計師想得周到，設計得至臻完美。浴場四周有更衣室、按摩室、塗橄欖油和各種香料的室，都是圓拱門洞，柱有雕塑，牆有漆畫。據說還有擦肥皂室、蒸汽室、健身室，讓人匪夷所思，難以相信。

（「浴場的祈禱」之中篇，標題為編者加）

# 大帽山雲海



市井萬象

位於新界的大帽山海拔高九百五十七米，是香港最高的山嶺，吸引不少人上山觀賞日出日落或露營。香港三月天氣溫暖潮濕，大帽山上會出現霧海或雲海現象。圖為大帽山上的香港雲海夜景。

中新社

